

瓊林方言的指示代詞 ——構詞、語意和語用探析*

劉秀雪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

本文藉由金門瓊林方言指示詞的各種表現形式來探討閩南方言指示詞的構詞、語意與語用。由比較發現閩南方言指示詞首有 *tsit/hit* 與 *tsi/hi* 兩組，這兩組詞首加上不同詞素而形成閩南語諸多指示詞；前者原為後者加上數詞一的形式，但在多數閩南方言裡，兩者相互競爭取代，都只剩下一組形式存在。如潮州方言裡只存在 *tsi/hu* 這組，而漳州、台灣、與廈門等都僅保留 *tsit/hit*。瓊林方言卻是 *tsit/hit* 與 *tsi/hi* 兩種形式皆留存且各司其職。在競爭取代過程中，某些用法可能隨之消失；如「指示詞首＋處所詞」的用法不存在於台灣、廈門閩南方言，但存在於瓊林方言及汕頭方言，因其為 *tsi/hi*＋處所詞。

關鍵詞：瓊林方言，閩南語，指示代詞

1. 引言

本文藉由金門瓊林方言指示詞的各種表現形式來探討閩南方言指示詞的構詞、語意與語用。瓊林方言指示代詞跟當代其他閩南方言的主要差別在於，同時有著 *tsi/hi* 與 *tsit/hit* 兩類形式存在；這兩類詞首在語意、語法、語用上各司其職。另外，其指示代詞的合音形式特別多，像 *tsɿ³⁵/hɿ³⁵*（這種/那種）、*tsiŋ³⁵/hiŋ³⁵*（這裡面/那裡面）。閩南語方位指示詞大體分近指與遠指二種，閩語全區共同點是近指詞類皆為“ts”聲母，而遠指詞類皆為“h”聲母。然而這些不

* 本文投稿時間為 2001 年底，當時作者就讀於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班；承蒙審稿委員鉅細靡遺的指正與寶貴建議，才能將文章以一個較完整的面貌呈現，在此特予致謝。文章內容源自碩論部分章節，之後在連金發教授「構詞學」的課堂期末報告又進一步擴展，並發表於 2002 哈爾濱首屆漢語方言語法研討會上。感謝碩論指導老師張光宇教授一語點出瓊林方言指示代詞的獨特處值得加以深入討論，也特別謝謝連金發教授於文章寫作期間的寶貴意見以及文獻支援。當然，文章若有謬誤之處，本人責無旁貸。

同指示詞彙是否具有共同來源，前人曾分別就各個指示詞之詞源提出不同看法；我們在文中則是藉由瓊林方言與其他相關語料對比分析，對各組指示代詞，因構詞成分不同所形成的語意、句法、語用表現上的差異，逐個加以探討比較。

2. 指示詞的形式

本節討論指示詞組在當前閩南方言中的表現形式；閩南方言的指示詞組可分成兩大類，一類是以單音節形式呈現，另一類則以雙音節或多音節形式表現。雙音節或多音節形式伴隨著語意差別，展露了這類指示詞應該屬於複合詞一類；但是單音節形式是否就是單一詞素的語彙？在本文中我們會藉由方言例證來進一步說明。下表列出由過去文獻裡找到的相關方言語料，包括潮州、廈門、台灣等三大次方言點；後二者是閩南方言代表點，潮州則是本文討論的主要對照方言。由表中可以看出三個方言都各有一組基本指示詞首表示遠近的區別，其主要差別在於潮州是屬於開音節，而廈門、台灣方言在當代方言語料上多是以舌尖塞音結尾的閉音節呈現。

單音節詞除了表示「這/那」詞首的 tsi/hi 與 tsit/hit 之外，還有其他一些常用詞也會以單音形式出現；在台灣方言中，表示「這/那些、這/那個、這/那兒」的詞組都以單音節呈現。相對之下，廈門話只有表示「這/那兒」是以單音出現；潮州話的單音節卻是出現在表示類別的「這/那樣、這/那種」。下表的各點方言資料，潮州部分引自施其生 (1999)，廈門資料則取自《廈門方言志》(1996)、以及廈門方言詞典，台灣部分是採自 Lien (1999) 的資料。

〈表 1〉潮州、廈門、台灣的指示詞組

	潮州		廈門		台灣	
	近指	遠指	近指	遠指	近指	遠指
這/那	tsi ⁵³	huw ⁵³	tsit ⁵	hit ⁵	tsit ⁵	hit ⁵
這/那些	tsi ⁵³ ts ^h oŋ ³	huw ⁵³ ts ^h oŋ ³	tsiaŋ ³² e ³⁵	hiaŋ ³² e ³⁵	tsia ⁵⁵	hia ⁵⁵
這/那些			tsia ⁵¹ e ³⁵	hia ⁵¹ e ³⁵	tse ⁵⁵	he ⁵⁵
這/那兒	tsi ³⁵ ko ²¹³	huw ⁵³ ko ³	tsia ³⁵	hia ³⁵	tsia ⁵⁵	hia ⁵⁵
這/那兒			tsit ⁵ ui ³³	hit ⁵ ui ³³	tsit ⁵ ui ³³	hit ⁵ ui ³³
這/那兒			tsit ⁵ te ¹¹	hit ⁵ te ¹¹	tsit ⁵ te ¹¹	hit ⁵ te ¹¹
這/那個	tsi ⁵³ kai ³	huw ⁵³ kai ³	tsit ⁵ e ³⁵	hit ⁵ e ³⁵	tse ⁵⁵	he ⁵⁵
這/那會兒	tsi ³⁵ tsuŋ ⁵⁵	huw ³⁵ tsuŋ ⁵⁵	tsit ⁵ tsun ³³	hit ⁵ tsun ³³	tsit ⁵ tsun ³³	hit ⁵ tsun ³³
這/那會兒					tsit ⁵ tsam ³³	hit ⁵ tsam ³³

這/那會兒			tsit ⁵ ku ⁵¹	hit ₅ ku ⁵¹	tsit ⁵ ku ⁵³	hit ⁵ ku ⁵³
這/那麼 ^{方式}	tʃiẽ ⁵³ sɛ̃ ³³	hĩẽ ⁵³ sɛ̃ ³³	an ⁵⁵ nĩ ⁵⁵	an ⁵¹ nĩ ₃	an ⁵⁵ nĩ ⁵⁵	an ⁵⁵ nĩ ⁵⁵
這/那麼 ^{程度}	tʃiẽ ⁵³ sɛ̃ ¹³ ɿe ¹¹	hĩẽ ⁵³ sɛ̃ ¹³ ɿe ¹¹	tsiaŋ ³² nĩ ³	hiaŋ ³² nĩ ₃	tsiaŋ ⁵ nĩ ⁵⁵	hiaŋ ⁵ nĩ ⁵⁵
這/那樣 ^{方式}	tʃiẽ ²¹³	hĩẽ ²¹³	an ⁵⁵ nĩ ⁵⁵	an ⁵¹ nĩ ₃		
這/那款 ^{類別}			tsit ⁵ k ^h uan ⁵¹	hit ⁵ k ^h uan ⁵¹	tsit ⁵ k ^h uan ⁵³	hit ⁵ k ^h uan ⁵³
這/那號 ^{類別}					tsit ⁵ ho ³³	hit ⁵ ho ³³
這/那項 ^{類別}					tsit ⁵ haŋ ³³	hit ⁵ haŋ ³³
這/那種 ^{類別}					tsit ⁵ tsiɔŋ ⁵³	hit ⁵ tsiɔŋ ⁵³
這/那邊	tʃiẽ ₅₃ pœ̃ ⁵⁵	hĩẽ ₅₃ pœ̃ ⁵⁵	tsit ₅ piŋ ³⁵	hit ₅ piŋ ³⁵	tsit ⁵ piŋ ¹³	hit ⁵ piŋ ¹³

由廈門與台灣方言的諸多指示詞組，首先可明顯看出兩方言主要是由“tsit/hit”加上量詞、處所、或樣態詞等詞綴連用，形成不同的方位指示詞。以陰影表示的幾組詞共通點在於“tsia/hia”這部分，他們與另幾組詞的詞首對應關係究竟是偶然或有相同歷史根源？張惠英（1994）曾針對此一議題做過相關研究，後文中會進一步討論。〈表 1〉中較特別的是“an nĩ”一詞，這個詞彙本身不管是意義或語音形式上都看不到遠指與近指的差別。

事實上，方位指示詞在構成如修飾程度、方式的修飾詞時，即使在語音上具有遠指近指的形式，如：tsiaŋ³² nĩ/hiaŋ³² nĩ，其語意上的遠/近指之區辨也已經弱化或有所改變，一般不再是表示實際空間遠近的差距，而是偏向於心理上的距離差別。例如：tsiaŋ³² nĩ sui⁵³/hiaŋ³² nĩ sui⁵³（這麼漂亮/那麼漂亮），就語意上來看，對漂亮的修飾程度沒有差異，不過就語用上仍會有些區別。對一個近在眼前的「第二者」兩種修飾方式皆可，但一般仍傾向使用 tsiaŋ⁵ nĩ sui⁵³；對「第二者」也可說 tʃiɿŋ¹¹ kaŋ⁵ hiaŋ⁵ nĩ⁵ sui⁵³ be⁵ k^hi⁵⁵ to⁵⁵ ui¹¹（穿得那麼漂亮要去哪？）。若是對「第三者」的評論，不管他是近在眼前或遠在他方，都會使用 hiaŋ⁵ nĩ sui⁵³。

潮州方言裡方位指示詞的特色在於不管是遠指或近指皆是舒聲韻，跟台灣或廈門現行的指示詞有別，因此也有些人討論過閩南方言指示詞首究竟是舒聲韻或促聲韻。台灣閩南語中“這些與這兒”，“那些和那兒”音形相同，語意有別。複數指示代詞在廈門方言為“tsiaŋ³² e³⁵/hiaŋ³² e³⁵”與表“這兒與那兒”的“tsia³⁵/hia³⁵”，這裡所引的台灣閩南語語料有一類已失去這種音形上的區別，成了同形異義詞；“tsia⁵⁵/hia⁵⁵”在台灣閩南語既可表示複數也可表地方。不過這部分語料所代表的涵義不是台灣閩南語使用上就表複數跟表地方的指示代詞上沒有區別，因為藉由上下文語意以及相關語境很容易清楚區分兩者間的差異，所以才容許它們在音形上的混同。例如：

- (1) gua₅₃ t^he₁₁ tsia₅₅, li₅₃ t^he₁₁ hia₅₅ 我拿這些，你拿那些。
(2) gua₅₃ tua₅₃ tsia₅₅, i₅₅ tua₅₃ hia₅₅ 我住這裡，他住那裡。

量詞是漢語名詞詞組中很重要的一環，各個量詞的語意特徵會隨之限制其後可連用之名詞，如「一蕊花」。所以當指示詞後面加上不同量詞，便限制了可連用名詞的範疇種類；因此在台灣閩南語裡，指示詞首加上不同的類別量詞後，可連接的名詞便會隨之有所區隔。如 tsit k^huan 可接人事物、tsit haŋ 只能接事與物、tsit ho 則偏向於接人 (Lien 1999)。

上表所介紹的潮州語料主要引自施其生 (1999) 〈汕頭方言的代詞〉，施文著重於討論潮語的各類代詞特色，指示代詞只是其中一個部分；因此表上空格的部分不代表潮語無此類用法，而是施文中未曾介紹。為免資料不足，我們另外引入蔡俊明 (1976) 以進一步比較說明潮汕語料特色，該書語料代表的是潮汕方言中的揭陽方言。如表類別用法的這/那種，雖不見於施其生 (1999)，但蔡俊明 (1976) 明確列出此類用法，如 (3)。

- (3) tsia₅₃ (k^hi₃₅) hə₁₁ kui₂₁₃ hia₅₃ (k^hi₃₅) hə₁₁ pī₃₃
這_種 (起) 魚 貴 那_種 (起) 魚 便宜
這種魚貴那種魚便宜。
(4) lai₁₁ ua₅₃ tsio₃₅ a₁₁ ho₅₃ k^hə₅₃ lə₅₃ hio₃₅ a₁₁ ho₅₃
來 我 少 也 好 去 你 □ 也 好
來我這兒也好，去你那兒也好。
(5) lə₅₃ kiā₁₁ tsio₅₃ me₃₁ huā₃₃ bo₁₁ aŋ₅₃ i₃₃ hio₅₃ me₃₁
你 行 照 猛 還 無 按 伊 □ 猛
你走得這麼快還沒有他那麼快。
(6) tsio₅₃ sē₁₁ tso₂₁₄ ka₇₃ hio₅₃ sē₁₁ tso₂₁₄ bo₁₁ huŋ₃₃ piak₅
照 些 做 甲 向 些 做 無 分 別
這樣做跟那樣做沒分別。
(7) tsio₅₃ kau₁₁ ka₇₃ hio₅₃ kau₁₁ m₁₁ taŋ₅₅
這 個 跟 那 個 不 同
(8) tsio₅₃ pāi₁₁ pi₃ hio₅₃ pāi₁₁ lian₅₅
照 畔 比 向 畔 涼
這邊比那邊涼快。

表示「這/那兒」的用法，在施文中為雙音節詞 tsi/hu ko，但蔡文卻主要以合音形式 tsio₃₅/hio₃₅ 出現，如例句 (4)，也有 tsio₃₅/hio₃₅ ko₂₁ 表示「這/那兒」的用法。在蔡俊明 (1976) 中完全找不到 tsi/hu 詞首，對應到施文 tsi/hu 相關用法的大多是 tsio₅₃/hio₅₃，¹ 如 (7)。兩人的方式 (例句 6) 與程度 (例句 5) 修飾語雖然元音有些差別，但都明顯帶著遠近詞首。

下表列出瓊林方言指示詞的一般語用形式，本方言在指示詞比前面列出的其他閩南方言多了組近遠指詞首：“tsi/hi”，這表示舒聲韻與入聲韻的遠近指示詞首可以是同時存在的。因此，我們在潮州方言所見到的舒聲韻與其他方言間可能不是一種純粹的音韻演變關係；台灣與潮汕方言指示詞首的型態差異，也可能是代表著構詞成分有別。

〈表 2〉瓊林方言的指示詞

語法功能	近指		遠指	
指示詞首	tsi ₃₅	這	hi ₃₅	那
指示詞+數詞一	tsit ₅	這一	hit ₅	那一
複數數量修飾語、指代詞用法	tsiai ³⁵	這些	hiai ³⁵	那些
	tsi ₃₅ tsiai ³⁵	這些	hi ₃₅ hiai ³⁵	那些
	tse ₅ tsiai ³⁵	這些	he ₅ hiai ³⁵	那些
單數修飾語、指代詞	tse ₅	這一個	he ₅	那一個
方位指代詞	tsit ₅ lia ₂₃	這兒	hit ₅ lia ₂₃	那兒
	tsio ³⁵	這兒	hio ³⁵	那兒
	tsi ₃₅ tsio ³⁵	這兒 (right here)	hi ₃₅ hio ³⁵	那兒 (right there)
	tse ₅ tsio ³⁵	這兒 (附近)	he ₅ hio ³⁵	那兒 (附近)
	tsi ₃₅ ³⁵	這 (容器) 裡面	hi ₃₅ ³⁵	那 (容器) 裡面
	tsi ₃₅ tsi ₃₅ ³⁵	這 (容器) 裡面	hi ₃₅ hi ₃₅ ³⁵	那 (容器) 裡面
	tse ₅ tsi ₃₅ ³⁵	這個容器裡面	he ₅ hi ₃₅ ³⁵	那個容器裡面
	tsit ₅ pin ³⁵	這一邊	hit ₅ pin ³⁵	那一邊
時間指代詞	tsit ₅ tsun ³³	這會兒	hit ₅ tsun ³³	那會兒
	tsun ⁵³	現在		
	tsit ₅ ma ⁵³	現在	hit ₅ ma ⁵³	以前
	tsit ₅ tsam ³³	這陣子	hit ₅ tsam ³³	那陣子
	tsia ₂₅ ku ⁵³	最近	hia ₂₅ ku ⁵³	以前

¹ 許與馬 (2001) 討論到揭陽指代詞時，提及 tsi/hu 詞首，但其用法較汕頭受限。

程度修飾語	tsian ₅₅ (nĩ ⁵⁵)	這麼（程度）	hian ₅₅ (nĩ ⁵⁵)	那麼（程度）
方式修飾語	an ₅₅ nĩ ⁵⁵ (sĩ ⁵⁵)	這麼（方式）	an ₅₅ nĩ ⁵⁵ (sĩ ⁵⁵)	那麼（方式）
類別修飾語、指代詞	tsɿ ³⁵	這種（類別）	hɿ ³⁵	那種（類別）
	tsit ₅ k ^h uan ⁵³	這一款（類別）	hit ₅ k ^h uan ⁵³	那一款（類別）
	tsit ₅ haŋ ³³	這一項（類別）	hit ₅ haŋ ³³	那一項（類別）
	tsit ₅ tsiɔŋ ⁵³	這一種（類別）	hit ₅ tsiɔŋ ⁵³	那一種（類別）

依據 Douglas (1990 重印, 1873 首印)《廈英大辭典》中資料, 廈門話也曾存在“tsi/hi”這組詞首。² 下文引自該書。

chi (R. che), this; these. **chi kui e**, *this several (persons...)*, **chi-tso**, *this time or occasion*, **ti-chi-tau** (T. Cn.) *here*. (p.38)

chit (R. chek), this; these. **chit--e**, id. **chit-de**, id. **chit-po**, *now*. **chit-tiap**, id. **chit-si**, id. (p.38)

hi (R. pi), (=hit) that; those (pronoun). **hi-tau**, *there*. **ti-hi-lai**, *inside there*. **ti-hi-toh-teng**, *on that table*. (p.127)

hit (R. pi, =col. **hi**, **hin**, **hiu**ⁿ, &c.), (Cn. hiong, C. hien) *that; those*. **hit-e**, *that, that one*, hit-de, id. **hit-lang**, *that man*. **hit-pai**, *that time, that occasion*. **hit-ho**, *that sort*. **hit-ki**, *that one, of things classified under 'ki'* (and so with other classifiers). **hit-ta**, *there, that place*. **hit-a**, id. **hit-la**, id. (p.134)

引文中的「T.」表示同安方言,「Cn.」表示泉州方言,「C.」表示漳州方言,「R.」則表示其後之詞爲書寫音。Douglas 在這些詞條中並未對「**hit~hi**, **chit~chi**」的語意或用法有所區分,所以我們能確定的只有當時可能兩類詞首都還存在於廈門方言中;或至少有某些方言使用者存在兩類詞首的區分。在 Douglas 的記載中兩類詞首語意大致相同,看不出語法使用上的區別,也顯示了進一步融合的觸機;而如“**hit-lang**, *that man*.”之類的用法在目前台灣閩南語或瓊林方言都不存在。由於在當代資料包括《廈門方言志》與《廈門方言詞典》兩書中都未記錄到「**chi**, **hi**」這組詞,表示目前廈門方言中應該已經不存在這兩類對比。

這項資料支持了本文對閩南語指示代詞演變的假設,就瓊林方言資料所顯示的兩組指示詞首的區分,我們不認為這是該方言自體產生的演變,而是原本閩南方言演變過程中就有這兩類詞首,閩南次方言目前很多都只保有一組詞首,是兩

² 非常感謝審稿人在評審意見中告知 Douglas (1873) 於《廈英大辭典》中所提到的廈門相關語料。

者相互競爭取代的結果；可能是“tsi/hi”全面取代“tsit/hit”，如潮州，也可能是“tsit/hit”全面取代“tsi/hi”，如當代台灣閩南語及廈門。

就方言比較來看，原本閩南方言中的指示代詞首是分成兩類的，“tsi/hi”這組詞首，與加上數詞「一」之後的“tsit/hit”，而這兩組詞首又因為數詞一的有無而有著使用環境的差別。只是目前台灣閩南語、潮汕方言、或廈門話都只留下一組詞首，所以留存下的詞首使用語境相對擴大；但也有些地方是屬於某一類詞首特定的語用範圍，在這類詞首消失後，可能因無法被另一個詞首取代而消失該類用法。

“tsiai/hiai”就語音語意說來都和廈門方言中的“tsiaʔ e/hiaʔ e”相對應，只是瓊林方言已經將廈門方言裡原本以兩個單獨語素呈現的詞語，融會在一個合音形式裡。瓊林方言指示詞另一特點，即合音形式特別豐富。與台灣話中的表複數指代詞的“tse/he”相較，在語意上部分重疊，但構詞成分可能有所差別。說到合音形式，〈表 2〉以陰影標出的部分，形式上都屬於單音節詞，但就語意、語音來看，顯然是方位指示詞加上表地方、類別等涵義的詞語。

上表同時列出各組指示詞的語法地位，就 tsi/hi 與 tsit/hit 而言，雖然形式上都是個獨立的音節，但語法上屬於附著形式，無法單獨使用。其他各詞有的同時具有修飾語與代詞地位，則可以出現在名詞前修飾名詞，或者直接代替一個名詞組；有的像方位或時間指代詞，只具有代詞功用，所以只能出現在名詞組位置。只具有修飾語功用的程度與方式修飾語，前者修飾靜態述語，像是 tsian₅₅/hian₅₅ sui⁵³（真漂亮）；後者修飾動態述語，像 an₅₅ ni₅₅ kiã¹¹（這麼走）。這兩組純粹修飾語就語意上已經沒有指示距離遠近的區別；主要區別在說話者所表示的心理距離。程度修飾語在一般閩南方言都還保留形式上差異，但方式修飾語在廈門、台灣閩南語以及瓊林方言都僅有一種形式存在，僅潮州仍保有遠近詞首。

蔡俊明 (1976:438) 提到的語料顯示方式修飾語在潮州話裡頭仍存在區別，至少就形式上而言。

(9) **tsio₅₃ sē₁₁ tso₂₁₄ ka₂₃ hio₅₃ sē₁₁ tso₂₁₄ bo₁₁ huŋ₃₃ piak₅**

這樣做跟那樣做沒分別。

例句 (9) 的語音形式差別，一來區分了兩類不同方式的做法，二來其近指詞與遠指詞也多少對應到時間或空間上的近遠之距離。跟純粹方位指示詞相較，這類修飾語的指示用法仍是有所轉移，跟方位沒有絕對關聯。施其生 (1999) 汕頭的語料同樣有著遠近兩類方式修飾語；所以這部分也是潮州話跟其他閩南語，包括泉

州、漳州、廈門、台灣，以及金門瓊林等地的差異之處，這些點在方式修飾語上不管是形式或語意都沒有遠近之別。我們可以假設，如台灣，泉漳等閩南語顯示的是方位指示詞弱化的可能起點。

3. 閩南語方位指示詞的構詞模式

由〈表 1〉所列的各方言方位指示詞，可整理歸納出下列兩組共同部分：

近指		遠指	
tsit	tsi	hit	hu/hi
tsiaʔ	tsĩċ	hiaʔ	hĩċ

張惠英 (1994) 認為閩南方言的這兩組方位指示詞源自不同詞源。tsit 是數詞一“蜀”字的變讀，tsiaʔ 則是源自量詞“隻”字。並說明 hit 可能來自“或 hik”，hiaʔ 則來自“許”。她主張廈門方言指示詞詞源如下：

近指	一（即） tsit ¹¹	隻 tsiaʔ ¹¹ /tsia ³⁵
遠指	或（迄） hit ¹¹	許 hia ³⁵ /hiaʔ ¹¹

就其看法，這兩組指示詞在近指涵義上共有“ts”聲母，與遠指涵義裡共有“h”聲母的現象只是一種偶然。這樣的說法也有其緣故，一來，合音詞形式在廈門與台灣閩南語中並不常見，縱有，也都可以還原到原始的構詞成分；如：tsitle~tse 的兩讀形式都存在於方言中，可是 tsia/hia 在各個閩南方言都只有單音節形式。二來，若說是合音詞，到底是與什麼詞彙合併？目前為止，仍是眾說紛紜。

連金發 (1999) ‘Place Deixis in Taiwan Southern Min’ 一文中主張這些方位指示詞事實上具有共同詞源關係。由近指詞首‘*tsi’與遠指詞首‘*hi’加上數詞一‘tsit’縮合而成“tsit/hit”。這組詞進一步再與量詞‘*é’合併為“tse/he”，處所詞‘*taʔ’縮併為“tsia/hia”等。

	近指		遠指	
	全形	合音詞	全形	合音詞
1	*tsi + *tsit	tsit 只蜀	*hi + *tsit	hit 許蜀
2	*tsit + *é	tse 這個	*hit + *é	he 許個
	指示 + 量詞	這個	指示 + 量詞	那個
3	*tsit + *koá	tsia 這括	*hit + *koa	hia 許括
	指示 + 量詞	這些	指示 + 量詞	那些
4	*tsit + *taʔ	tsia 這搭	*hit + *taʔ	hia 許搭
	指示 + 處所詞	這些	指示 + 處所詞	那兒
5	*tsia + *é	tse 這個	*hia + *é	hé 許個
	指示 + 量詞	這些	指示 + 量詞	這些

同時第 (3) 組的合音詞「這括」+ *é 後，成了第 (5) 組的合音詞。梅祖麟與楊秀芳 (1995) 也提到：

“許 hi”，在若干閩方言裡有單獨用作遠指詞的。例如福州話 hi pein（許邊）“那邊”、hi zieʔ（許只）“那只”。潮州話 hu ts^ho（許撮）“那些”、hu ko“那兒”……台灣閩南話 hit 字是“許”和“一”的合音詞 hi + it > hit。

李如龍 (1999) 認為閩語的近指與遠指詞來自「茲、爾」，不過文章中仍寫為「只、許」。李主張閩南語指代詞彙出現聲母一致、韻母與聲調紛雜現象的原因有三：一是時與地的變異，閩南各地的近指代詞「者、只、即」等說法就像近代漢語的「這、遮、者」等寫法一樣，應是不同時地的差異；二是連音同化，例如泉州話「即個 tsik⁷ ge²、即塊 tsit⁷ tɔ⁵、即包 tsip⁷ pau¹」，前音韻尾受後音聲母部位同化；三是合音現象，如「只一 tsit⁷ 泉漳廈、只夥 tsia⁷ 廈/tsuai⁷ 泉、即種 tsit tsion⁷ 泉 → tsion⁷ 泉」。

姑且不論本字為何，梅與楊 (1995)、Lien (1999)、以及李 (1999) 都主張閩南語指示詞源自同一組詞。事實上，就前面列舉的四組方言語料相互對照，我們可以推論出在廈門、潮州、及台灣閩南語所呈現的是“tsi/tsit、hi/hit”合流現象；這三個方言中皆只保有其中一種形式。但在瓊林方言裡，我們可以看到“tsi/tsit、hi/hit”這兩組詞彙同時存在；而且由瓊林方言語料，進一步佐證了後者應該是前者加上數詞“一”的聚合體，因為這兩者在該方言的使用環境呈現完

全的互補分布狀態：

- tsi/hi + 複數數詞 + 量詞 + 名詞
- tsit/hit + 量詞 + 名詞

在瓊林方言中，只會看到：“tsi/hi sã pŋ tsu”（這/那三本書）與“tsit/hit pŋ tsu”（這/那一本書），不會有“*tsi/hi pŋ tsu”（這/那本書）與“*tsit/hit sã pŋ tsu”（這一/那一三本書）。這種兩組詞彙並存的現象是否為瓊林方言所獨具？Douglas 收錄的 19 世紀廈門語料，同時有著‘tsit/hit’與‘tsi/hi’兩組詞，李如龍（1999）提到泉州方言除了“tsit/hit”之外，還有“tsi/hu”這組詞存在著，不過未提及相關用法；這說明 Lien（1999）和梅與楊（1995）所提的‘tsi/hu’指示詞首確實存在，只不過在當代大多數閩南方言裡都不再具有單獨形式；同時 tsit/hit 也應該是‘tsi/hi + 數詞一’的合音詞。

整體而言，瓊林方言在指示代詞詞組的表現形式上，可歸為如下的式子。

- (10) 指示代詞詞組：近/遠指詞首 + $\begin{cases} \text{數詞} + \text{量詞} (+ \text{名詞}) \dots\dots\dots(i) \\ \text{處所詞} \dots\dots\dots(ii) \end{cases}$

就 (i) 式而言，會因為指示詞本身構成語素而決定後加成分為何；我們前面列出的各組指示詞，因為自身內部結構差異，所以在後加成分上各自有別。如 tsit/hit 構成語素為近/遠指詞首 + 數詞一，所以其後直接加上量詞及名詞，無須也不能於其間加入數詞。由於漢語方言中，常用指量詞組代替一個完整的名詞組，所以只要上下文語意許可，名詞在此可以省略。

在其他方言中，因為沒有 tsi/hi 與 tsit/hit 的差別，所以，在台灣、廈門、漳州等閩南語中表現出的是 tsit/hit 之後可帶複數數詞，也可直接帶上量詞；當其後接著複數數詞時，原先詞彙裡所有的“蜀”的語意就消失了，成了空語素。這種現象可能是兩組詞互相競爭，tsit/hit 擴展其語意範圍，取代了不含數詞一的 tsi/hi。而潮州話的行為則顯示另一種競爭結果，是由 tsi/hi 擴展其語意範圍，取代了 tsit/hit；這樣的競爭結果就如同我們在台灣國語中看到的“指示詞 + 量詞”的狀況，如“這個、那個”等，在這種結構裡，數詞“一”語意上仍是存在，語音上卻是消失的。

由於瓊林方言具有為數不少的指示合音詞，這些詞雖然都為單音節，但構詞成分多寡有別；我們在下頭對這些指示合音詞的內部架構解析如下：

- (11) tsi/hi：近/遠指詞首
- (12) tsit/hit：近/遠指詞首+數詞一
- (13) tse/he：近/遠指詞首+數詞一+量詞
- (14) tsɿ/hɿ：近/遠指詞首+數詞一+量詞
- (15) tsiai/hiai：近/遠指詞首+數詞一+處所詞+系詞³
- (16) tsio/hio：近/遠指詞首+處所詞
- (17) tsiŋ/hiŋ：近/遠指詞首+處所詞

tsi/hi 的成分最單純，所以其後必須接上數詞、量詞、與名詞，才成爲一個完整的指示詞組；不過本方言與諸多漢語方言一樣，最後的名詞只要上下文可以理解都可省略不提。tsɿ/hɿ 是本方言表類別的指示詞，與 tse/he 一樣，同時有著修飾語以及代詞用法。

- (18) tsɿ/hɿ₃₅ laŋ¹³ koŋ₃₅ ue³³ ke₅₃ bu₁₁ tsun₃₅ sŋ¹¹ e₁₁
只/許貨 儂 講 話 皆 齷 準 算 e
這/那種人講話都不怎麼靠得住的。
- (19) gua⁵³ m₁₁ ti₁₁ tsɿ₃₅ hɿ₃₅ t^he₁₁ gua₃₅ k^huã₁₁ tse₁₁
我 不 □ 只種 許種 提 我 看 一下
我不要這種，那種拿給我看一下。

tsɿ/hɿ 這兩種用法的聲調一樣，都是高升調，當修飾語使用時，在遠近區別上會弱化，或轉爲心理上距離感的體現。tse/he 在方言裡還可以有不合音的說法，tsit le/hit le，但 tsɿ/hɿ 則否；詞源上可能是「指示詞+貨」，如疑問代詞「什麼」：啥貨 sã₃₅ hɿ¹¹。這裡比較易於引發困惑的是 tsio/hio 與 tsiŋ/hiŋ 的結構分析，我們認爲它們是由指示詞與處所詞縮併而成，其間沒有數詞一介入；這也是我們前面提出的指示詞組 (ii) 式用法，理由是數詞一的介入會造成語法使用上以及語意的不同。4.1 節會比較分析有無數詞一的介入在語法使用上的差別。

³ 對這組詞的內部結構我們還沒有一個確切的結論，目前設想是：tsit/hit+ta+c（這一/那一+地方+的），由處所所有格演變爲複數修飾語、代詞。這樣的演變在語音有相當的可能性，而語意也呼應到我們下節討論的 tsit/hit+處所詞表「完整性」的涵義，由「這一整個地方的」→「這些」。這組詞的分析在 Lien (1999) 爲 tsit/hit+kua+c（這一/那一+括+的），李 (1999) 則爲 tsit/hit+ua+c（這一/那一+夥+的）；他們二位的假設中都採用了具有數量涵義的詞語，「即括 tsit₅ kua⁵³」表「這些」，「無夥」則有著「數量不多」之意。不過若這組詞是源自「指示詞+數量詞」，就語用上來說，應該不需要表名物化詞尾的「e」出現。

就 (ii) 式來說，tsi/hi 這一組指示詞首可以加在任一處所詞、地名前表達遠近的關係；這一式子的特別點除了結構外，還有就是語意上不具有從眾取一的指示涵義。如 ts^hia⁵⁵ ti₁₁ tsi₃₅ bŋ₁₁ k^hau⁵³（車子在門口這儿）表示說話者離門口頗近，可能就站在該處；ts^hia⁵⁵ ti₁₁ hi₃₅ bŋ₁₁ k^hau⁵³（車 ti 許門口，車子在門口那兒）表示說話者離門口有段距離。這樣用法表示門口只有一個，至少是聽話者與說話者事先就有所共識的某個特定門口。這種用法在台灣閩南語中不存在，一般會使用 bŋ₃₃ k^hau₅₃ tsia⁵⁵（門口這儿）與 bŋ₃₃ k^hau₅₃ hia⁵⁵（門口那兒）來表達類似語意。國語裡頭也沒有這類用法，同樣得用上後加的這儿/那兒來表達。另一組詞首 tsit/hit 的使用環境較為受限，下一節將更進一步地分析這些處所詞與指示詞的搭配使用。

4. 語意、語用分析：

4.1 tsi/hi 與 tsit/hit+處所詞

上一節提到指示詞組的兩種使用式，(ii) 式提到 tsi/hi 這一組指示詞首加上處所詞的用法；事實上，不只 tsi/hi 可以如此使用，tsit/hit 也有直接出現在處所詞前的例子。兩者間的共通點是都不帶指示意涵；差別在於 tsi/hi 使用環境遠較後者普遍，且 tsit/hit 除了說明地點遠近外，還有另一層表示「完整性」的語意。因此就下面 (20)、(21) 這兩組例詞，雖然就音變形式來說，tsi/hi 或 tsit/hit 都可能是其構成語素，但對照到 (22)-(25) 的使用環境及語意來看，我們認為是由 tsi/hi 這一組指示詞首加上處所詞所組成。

(20) tsio/hio：近/遠指詞首+（？數詞一+）處所詞

(21) tsiŋ/hiŋ：近/遠指詞首+（？數詞一+）處所詞

(22) tsi₃₅/hi₃₅ bŋ₁₁ k^hao⁵³ 這\那門口

(23) tsi₃₅/hi₃₅ lai³³ 這\那裡面

(24) tsit₅/hit₅ bŋ₁₁ k^hao⁵³ 這\那一整個門口

(25) tsit₅/hit₅ lai³³ 這\那一整屋子

(22) 到 (25) 的例子說明 tsi/hi 與 tsit/hit 這兩組詞與處所詞連用時的語意差別；這兩組詞在與處所詞連用時，不只語意上有所差別，語法功能上也有差異。“tsit/hit+處所詞”的組合讓該處所成爲一個不可切入的整體。(26)、(27)

的例子，顯示這整個空間的不可切割切入；如果換成 tsi_{35}/hi_{35} 詞首，它們就會是合法的例句。

- (26) $*ti_{11} tsit_5/hit_5 bŋ_{11} k^h ao^{53}$ *在這\那一整個門口
 (27) $*ti_{11} tsit_5/hit_5 lai^{33}$ *在這\那一整屋子

“ $tsit/hit$ + 處所詞”使用時，因為指示詞所帶的那個處所已經成了一個不可切割的整體，動作不能作用在整體的某個部分上；所以若動詞所行的動作僅及其中一點的，就不能與這樣的指示詞組連用，如例 (29) 所示。與 (29) 相對的例句是 (30)，說明前者的不合法純粹是因為“數詞一”存在的緣故。若該動作是遍及整體，那麼這種帶數詞的指示處所詞就可合法出現受詞位置，如例 (28)。在例 (31) 我們看到“ $tsi/hi lai$ ”這類的指示處所詞若沒有帶結果補語，就無法與“ γ^{11} ”（弄髒、弄亂）這類動詞連用。

- (28) $\gamma_{55} a_{55} tsit_5/hit_5 lai^{33}$ 弄髒這\那一整間屋子
 (29) $*k^h \eta_{53} tsit_5/hit_5 lai^{33}$ *（把東西）放這\那一整間屋子
 (30) $k^h \eta_{53} tsi_{35}/hi_{35} lai^{33}$ （把東西）放這\那裡面
 (31) $\gamma_{55} a_{55} tsi_{35}/hi_{35} lai^{33} *(la_{55} sap_5 li_{35} lo^{35})$ 弄得這\那裡面（一團髒亂）

由上述這些例子可以看出這兩組指示詞加上處所詞不管在語意、語法上都有所區別。這些用法與區別在其他閩南方言是否存在？過去文獻未曾仔細觸及這個部分，也由於大多數方言都只保留一組指示詞首，在用法上也會有些不同的演變。在當代語料，除金門方言外，泉州是我們僅知的保有兩類詞首的另一方言點；不排除泉州次方言區也有同類現象。泉州在這兩類詞首的使用區別值得進一步調查，該是如廈門十九世紀語料的不可分或是如瓊林語料之各司其職。

接著我們探討的部分是：出現在瓊林方言中兩組方位指示詞究竟是由 $tsit/hit$ 或 tsi/hi 加上詞綴而形成？下表列出他們的使用環境：

$ti_{11} (tsi_{35}) tsio^{35}$	$ti_{11} (hi_{35}) hio^{35}$
$ti_{11} (tsi_{35}) tsin^{35}$	$ti_{11} (hi_{35}) hin^{35}$
$k^h \eta_{53} (tsi_{35}) tsio^{35}$	$k^h \eta_{53} (hi_{35}) hio^{35}$
$k^h \eta_{53} (tsi_{35}) tsin^{35}$	$k^h \eta_{53} (hi_{35}) hin^{35}$
$*\gamma_{55} a_{55} (tsi_{35}) tsio^{35}$	$*\gamma_{55} a_{55} (hi_{35}) hio^{35}$

由上表中可明顯看出，這兩組方位指示詞跟前面提到“tsi₃₅/hi₃₅ lai³³”的語法行為完全一致。再者，就語音來說，這兩個合音詞的聲調也顯示它們的詞首不會是個高調。在瓊林方言裡，合音詞的聲調是以前字調首加上後字調尾構成；所以“查某团 tsa₃₃ bo₃₅ kiã⁵³ > tso₃₅ kiã⁵³”而“tsit₅ + e⁵⁵ > tse⁵⁵”。依此規則推衍，倘若前字為高調起首，則合音詞只可能是高平調或高降調。因此，我們可以推論：

(32) tsi₃₅/hi₃₅ + ?o > tsio³⁵ / hio³⁵

(33) tsi₃₅/hi₃₅ + ?ŋ > tsin³⁵ / hin³⁵

這兩個詞綴的詞源為目前還沒有一個斷然的答案在。不過 (32) 可以有一個較肯定的來源，在瓊林方言中有一個處所疑問詞“tio⁵⁵ 哪裡”，與“這裡/那裡”的處所指示詞在詞綴上互相對應；處所疑問詞在李如龍 (1999) 認為是底落的合音形式，底字是閩南語較古老一脈的疑問詞首，瓊林方言中出現在底時 ti₁₁ si₁₃（何時），底儂 tiã³⁵（誰）等詞中。所以 tsio³⁵/hio³⁵ 這兩個處所指示詞也可視為 tsi₃₅/hi₃₅ 加上處所詞落的結果。至於說明東西在某容器裡面的指示詞組，由於在已知文獻中還未找到類似用法，因此其詞源也很難界定，洪惟仁 (p.c.) 提及台灣閩南語有“tsit₅ nĩ⁵⁵”（這裡面）的說法，瓊林方言中的詞綴可能是源自相同詞彙。

有關這兩組詞的差別，我們可以進一步藉由方言間的比較來探測其分際。施其生 (1999:304) 提到汕頭方言指示詞的用法時，引了下面幾個例子：

(34) 我入去許內睇一下，恁[na³¹]只口且等

（我進裡頭看看，你們暫且在外頭等一等）

(35) 阿春城在許下片承水 （春城在下邊儿接水）

(36) 彎對許倒手片有間郵局 （往左拐有一所郵局）

(37) 許頂唔同意只個計劃 （上頭不同意這個計劃）

施提到這些詞首是直接限制方位詞或方位結構，在汕頭方言中十分常見。這種用法在瓊林方言也很普遍，採用 tsi₃₅/hi₃₅ 這組詞首；主要用來表明該處所與說話者的遠近關係，沒有殊指意含，因為該處所一定是說話者與聽話者都已經知道或從上下文可推知的一個特定地點。如：ts^hia⁵⁵ ti₁₁ tsi₃₅ bŋ₁₁ k^hau⁵³（車子在門口這儿）表示說話者離門口頗近，可能就站在該處；ts^hia⁵⁵ ti₁₁ hi₃₅ bŋ₁₁ k^hau⁵³（車子在門口那兒）表示說話者離門口有段距離；這兩個句子指的門口是兩個人都知道

的那個，也可能是整棟建築物唯一的一個門口。

在我們的分析中並沒有把方位詞與處所詞區分開來，就施所舉的方位與處所詞的例句來說，瓊林方言用的都是 tsi_{35}/hi_{35} 。之前提到 $tsit/hit$ 可以與處所詞連用，但 $tsit/hit$ 在與這些詞語連用時有一個基本限制，該詞必須可劃分出一個具體的範圍，像是‘ $tsit/hit$ 桌罔’；沒有一個具體邊界的‘ $*tsit/*hit$ 倒手昇’就不是個合法詞語。台灣閩南語沒有類似用法，至少就已知文獻以及我們問過的幾位台灣閩南語使用者都表示沒有這種將指示詞首直接加在方位、處所詞前的用法，真要說的話，例句 (21) 會說成‘阿城 ti_{11} 下底 hia_{55} 承水’。下面幾句是汕頭方言裡指示詞首出現在時間及處所詞前的例子。

- (38) 許日落大雨，來無幾個人。 (那天下大雨，沒來幾個人。)
 (39) 只星期我唔閒。 (這星期我沒空。)
 (40) 你來只汕頭做呢？ (你來汕頭幹什麼？)
 (41) 阿林盛家人搬去許外馬路倚起了。 (林盛一家搬到外馬路去住了。)

這些例子裡，(38)、(39) 兩句的時間詞在性質上較接近量詞，瓊林方言採用 $tsit/hit$ 這一組詞與其連用，如下面 (42)、(43) 的例子。如果是那幾天、這幾星期，就會說成： $tsi_{35} kui_{35} lit^5, hi_{35} kui_{35} le_{35} pai^{11}$ 。

- (42) 許蜀[hit]日落大雨，來無幾個人。 (那天下大雨，沒來幾個人。)
 (43) 只蜀[tsit]星期我唔閒。 (這星期我沒空。)

台灣閩南語在時間詞上也有同樣用法，只不管後面是單複數都用 $tsit/hit$ 這一組詞。就 (40)、(41) 例句中指示詞加上處所詞的組合，瓊林方言也有 (44)、(45) 這樣的語句，用來表達說話者對該處所的遠近感；台灣閩南話則無此用法。(44)、(45) 的例句是假設當說話者身在金門時會採取的說法。

- (44) 伊 ti_{11} 許[hi_{35}]台灣(hio_{35})tua₅₃ 幾 a_{11} 年啊。 (她在台灣住了許多年了。)
 (45) 我 ti_{11} 只[tsi_{35}]金門($tsio_{35}$)大漢 e。 (我在金門長大的。)

處所詞之後可以出現相對應的方位指示代詞：這裡 ($tsio_{35}$)、那裡 (hio_{35})，也可省略。

由瓊林、台灣、與汕頭方言指示詞的使用比較，可以探知 tsi/hi 與 $tsit/hit$ 兩

種詞首在一個方言合併之後，並不是全面取代，某些替代不得的地方，就此喪失其用法。在這一節中，我們看到‘tsi/hi+處所詞’的結構，在方言中因為這組詞首的存亡而或留或失；台灣閩南語無此用法，而汕頭、瓊林都還保留著。我們認為台灣閩南話因為沒有 tsi/hi 這組詞首，也就沒了 (ii) 式的用法，無法將指示詞直接加在處所詞之前修飾遠近。另一個可能的推論是這樣的 (ii) 式用法是後起的，所以台灣現今沒有這樣的用法，不是消失了，而是根本沒有過。但，金門與汕頭是相隔遙遠的兩端，假設它們某個時期曾歷經共同演變衍生這樣用法的可能性很低。再者，依照李如龍 (1999) 所提的語例，還有 Douglas 十九世紀的記載，兩種詞首並存的現象確實存在；當代泉州方言如果針對這方面調查，應該也會找到 (ii) 式用法才是。

4.2 tsi/hi、tse/he 與 tsit/hit

前面討論過 tsit/hit、tsi/hi 兩組詞在語意上的差別與分布範圍，這裡我們進一步探討 tsit/hit、tsi/hi 與 tse/he 等在使用上的差異。首先是它們與方位指示合音詞的連用，tsit/hit 跟其他兩組的差別是：無法與指示代詞連用；其他兩組指示詞都可以出現在另一個指示代詞前，如下表所列當方位指示合音詞前加上 tsi/hi 有強調之意，若是加上 tse/he 則表大約、大概之意。這兩組詞在與 tsij/hij 連用時，語意上差別在於，當使用 tsi tsij 時，說話者指的是就在這容器裡面，焦點是容器內部；而 tse tsij 時，說話者指的是這一個容器裡面，焦點是容器的外部。

tsio	這兒	hio	那兒
tsi tsio	這兒 (right here)	hi hio	那兒 (right there)
tse tsio	這兒 (附近)	he hio	那兒 (附近)
tsij	這 (容器) 裡面	hij	那 (容器) 裡面
tsi tsij	這 (容器) 裡面	hi hij	那 (容器) 裡面
tse tsij	這個容器裡面	he hij	那個容器裡面
tsiai	這些	hiai	那些
tsi tsiai	這些	hi hai	那些
tse tsiai	這些	he hai	那些

tsi/hi+指示合音代詞是我們前面提過的 (ii) 式構造，而 tse/he+指示合音

代詞的情況則是 (i) 式結構，因為 tse/he 本身是一個「指示詞＋數詞一＋量詞」的合音詞。(ii) 式是指示詞首加上處所詞，但「這些/那些」並不是處所詞為何也可以出現在指示詞首之後？這組強調性指示代詞同時有著另一組較完整的說法為 ‘tsi tsio tsiai’（這裡這些），‘tsi tsiai’ 可能是一個因高頻使用衍生而來的省略用法；我們同時也可以有 ‘tsi tsio tsʔ’（這裡這種）、‘tsi tsio tse’（這裡這個）的說法，只是這兩組詞較少用，就沒有相對應的 ‘*tsi tsʔ’ ‘*tsi tse’ 省略形式。

tsi/hi、tse/he 與 tsit/hit 這三組詞都可以出現在處所詞前，但語意上有所不同，使用環境也有些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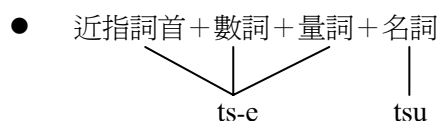
- (46) tsit₅ 面桶 e₁₁ 衫 *(ke₅₃) ho₁₁ 汝洗。
這一整個臉盆的衣服*(都)讓你洗。
- (47) tsi₃₅ 面桶 e₁₁ 衫 (ke₅₃) ho₁₁ 汝洗。
這臉盆的衣服(都)讓你洗。
- (48) tse₅₅ 面桶 e₁₁ 衫 (ke₅₃) ho₁₁ 汝洗。
這一個臉盆的衣服(都)讓你洗。
- (49) tsit₅ 面桶 e₁₁ 衫 ho₁₁ 汝洗，(bʔ₅₅ 洗到底時)
這一整個臉盆的衣服讓你洗（要洗到什麼時候）

(46) 句如果將表示‘都’的成分去掉，就無法獨立成句，會覺得還有些未盡的意含，像是 (49) 句尾端「得洗到何時？」這一類的評判。(47)、(48) 則不論有無‘都’可成立；差別在 (48) 句表示現場不只一個臉盆，而 (47) 則意味著現場或是說話者身邊就只有這麼一個臉盆。

4.3 瓊林方言指示詞所突顯的意義

我們在前面幾節的部分討論了瓊林方言指示詞與其他方言的差別，以及部分指示詞的相關語法、語用表現。因為本方言保有 tsi/hi 與 tsit/hit 兩組指示詞首的差別，提供了閩南語指示代詞研究一些重要的語料證據。它們一來說明潮汕方言與其他閩南方言在指示詞首的差異不是因為音韻演變，而是由於構詞成分不同；二來藉由這兩組詞首的語意、語法差別，可以了解指示詞首 tsit/hit 確實是由 tsi/hi 加上數詞「一」所構成。同時，藉由瓊林方言豐富的指示詞語料，我們更進一步了解到指示詞組的內部結構。如之前所提的 (i) 式可同時應用到台

灣、廈門、潮汕地區等閩南方言；而 (ii) 式就目前我們看到的語料，包含汕頭方言與瓊林都保有此式。基本上指示詞組屬於虛詞，語音形式相當弱化，要找出它們原始組成成分是個不小的挑戰；就廈門方言 *tsit e* 與台灣閩南語的 *tse*，再對照到瓊林方言的 *tsit/tsi* 對比，可推出台灣閩南話 ‘*tse tsu*’（這些書）其實有著如下的架構：



此時，*-e* 已經是一個無法再細分的語音形式，卻包含著複數數詞與量詞二種語意，是一種一對多的形式。這樣的組成架構，透過瓊林語料與其他方言比較，答案便躍然紙上。

5. 結語

本篇文章由瓊林方言出發，探討了閩南語方位指示詞組一些表現方式。由方言比較裡，我們發現方位指示詞首主要有 *tsit/hit* 與 *tsi/hi* 兩組，前者原為後者加上數詞一的形式，但在多數方言裡，這兩組形式因為語意擴張，彼此相互競爭，都只剩下一組形式存在。潮州方言裡只存在 *tsi/hu* 這組，而漳州、台灣、與廈門等都僅保留 *tsit/hit*。瓊林方言卻是兩種形式仍各守其語意範圍，所以盡皆留存。而競爭取代過程中，某些屬於被取代形式的用法、特性，也可能隨之消失，如 (ii) 式用法不復存在於台灣、廈門閩南方言中。我們提出指示代詞詞組的兩種模式，(i) 式為「指示詞首 + 數詞 + 量詞（+ 名詞）」，(ii) 式為「指示詞首 + 處所詞」，前者普遍見於各個閩南方言，後者存在於瓊林方言及汕頭方言。

引用文獻

- Douglas, Rev. Cartair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Trubner.
- Lien, Chinfa. 1999. Place deixis in Taiwan Southern Min. In *Honor of Professor Mei Tsu-lin on Chinese Syntax and Morphology*, ed. by Alain Peyraube and Chaofen Sun, 73-88. Pari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1995. 《漢語方言詞匯》。北京：語文出版社。
- 李如龍. 1999. 〈閩南方言的代詞〉，李如龍、張雙慶主編《代詞》，263-288。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林寶卿. 1992. 〈漳州方言詞匯（三）〉，《方言》1992.4:310-312。
- 施其生. 1999. 〈汕頭方言的代詞〉，李如龍、張雙慶主編《代詞》，288。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張惠英. 1994. 〈閩南方言常用指示詞考釋〉，《方言》1994.3:212-217。
- 張惠英. 2001. 《漢語方言代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許惠玲，馬詩帆. 2001. 〈揭陽方言名物指代詞的語法、語意和語用特點初探〉，第七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
- 陳章太，李如龍. 1991. 《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梅祖麟，楊秀芳. 1995. 〈幾個閩語語法成分的時間層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6.1:1-19。
- 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漢語方言研究室編. 1993. 《普通話閩南語辭典》（台灣版）。台北：台笠出版社。
- 廈門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 1996. 《廈門方言志》。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 蔡俊明. 1976. 《潮語詞典》。台北。

[Received 2 April 2002; revised 1 December 2004; accepted 6 December 2004]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英文組
300 新竹市元培街 306 號
liu-xue@yahoo.com.tw

Place-deixis in the Qionglin Dialect

Hsiu-Hsueh Liu

Yuanpei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morphology, semantics,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s of Qionglin place-deixis. Southern Min dialects usually have either *tsi*/*hi* or *tsit*/*hit* as preposed place-deictics, the latter historically deriving from *tsi*/*hi* plus the numeral ‘one’. Most Southern Min dialects attest either one set or the other; e.g., Taiwanese Southern Min and Amoy *tsit*/*hit*, Chaozhou *tsi*/*hu*. The Qionglin dialect, however, has both types of place-deictic, 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 In Chaozhou and Qionglin, the {deictic + location} phrase expressed using *tsi*/*hi* is perfectly grammatical, while this locution is disallowed in TSM and Amoy, since these have lost the first set of place deictics.

Key words: Qionglin dialect (Southern Min), place-deictics